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九

隱逸傳

宋

戚同文 楊慤 張昉 宗翼 滕知白 陳摶

种放 萬適 田誥 楊璞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韓退 徐復 何羣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益勤勵時晉末喪亂絶意禄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即為葬三世直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

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讓陳彖與高彖先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守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好為

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
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貞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
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貞素先生二子維綸維
累官職方郎中致仕綸自有傳楊慤者虞城人力學勤
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
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
書得歐陽虞柳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
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同

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以壽終子度
舉進士至侍御史京西轉運使張昉有史材至殿中少
監致仕子信自有傳滕知白善為詩至刑部員外郎河
北轉運使子涉為給事中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
彊幹稱象先至光禄少卿郭成範最有文終司封員外
郎致仕王礪事母甚謹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
中子渙瀆淵沖泳渙子稷臣瀆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
子夢臣進士出身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嵗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為樂居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歴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黄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柰

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世宗令齎茶帛賜摶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史本傳不載嘗乘白驢欲入汴聞太祖即位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太平興國初應召赴闕按宋史本傳作來朝不言被召攷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太宗召赴闕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則摶之赴闕實應召也東都事畧亦稱召至闕令據改又按太平興國初本傳作太平興國中今據名臣言行錄改太宗待之甚厚太平興國九年十

月按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九年十月改元雍熙太平興國九年即雍熙元年也復至闕帝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治今天子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數月令有司增葺所

止雲臺觀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為表稱於七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如期而卒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又有三峯寓言及髙陽集釣潭集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雲臺觀閱摶畫像除其觀田租

种放字明逺河南洛陽人父詡吏部令吏調補長安主

簿放沈默好學七歳能屬文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山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結草爲廬僅蔽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嗜酒自號雲溪醉侯東都事畧作雲溪醉叟又號退士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録人頗稱之按朱子名臣言行録云放聞陳摶之風往見之摶一日令灑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放作樵夫拜庭下摶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得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以道

羲來官祿非所聞搏曰君骨相當爾雖晦跡山林恐竟不能安又書戒放曰子他日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宋史本傳不載

淳化三年陝西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名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宋湜錢若水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

詔賜錢帛及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故孝行純至
可厲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
禮發遣赴闕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放操
行請加旌賁召至闕對崇政殿命坐詢以民政邊事放
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
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
一區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
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於瓊林苑帝賜

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尋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年入朝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名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是冬復還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復名宴賜詩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帝欲大用之遣内侍任文慶齎詔諭意放上表固辭帝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

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求歸山宴餞於龍
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三年復名赴闕表乞賜告
手詔優答作歌賜之乃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
問四年復入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
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
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
然禄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
博亦有彊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横王嗣宗

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
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
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
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與唐觀基起第賜
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
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
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
以譏之帝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

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稾悉焚之服道士衣名諸生會飲酒數行而卒訃聞帝甚嗟悼親製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贈工部尚書録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六七歲即為詩及長善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任交遊不求仕進專

以著述為務有狂簡集雅書志苑雍熙詩經籍摘科討論淳化中侄任翰林學士因名對帝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侄以適及楊璞田誥為對帝悉名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帝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强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强赴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徒數百人成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於朝宋惟翰許

衮皆其弟子也諮著作百餘篇傳於世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後以壽終李瀆字長源河南洛陽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不求仕進家世多聚書畫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産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以來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

謂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濆皆不答眞宗祀汾隂孫冕陳
堯叟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内侍勞問令長吏
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
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天
禧三年卒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米命州縣
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差役
魏野字仲先陜州陜縣人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
郊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

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
禮遇或親造詣趙昌言素倨傲特置賓次戒閽吏野至
即報野為詩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著草堂集十卷大
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
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言
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清燕望回過
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
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

年無疾而卒特贈祕書省著作郎賻其家米帛命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差徭按東都事畧云野之子閑字雲夫喜為詩不樂仕進仁宗嘉其清節賜號清逸處士亦見朱子名臣言行錄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為考制

度使以名聞詔授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賜

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淡峭特
既就藁隨棄之或謂何不録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
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
記之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
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
使為州守為服緦與其門人葵之刻遺句内壙中逋不
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十三歲能屬文通經

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寇準薦之辭不起景祐中詔録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彦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禄寺丞復固辭卒有

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卒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偶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

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會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果如其言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邊境無變異乎復占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歷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彊君德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其子

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故與復同名焉按宋史此下有孔旼傳今改入孔氏後裔傳

何羣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會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飢寒之切已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於其家使弟子推為學長羣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

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為白衣御史羣嘗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賛美其説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説不行乃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擯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

何刲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羣卒後趙抃守益州奏

羣遺藁有益時政顧詔果州録上之寢不下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

隱逸傳

宋二

王樵　張愈　黄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詧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字文之邵

吳瑛　張舉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遼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挺身入遼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

兵擊劒為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疵遑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為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為作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按東都事略作張俞）字少愚益州郫人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詔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愈請授其父顯忠而

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為置青城山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按東都事略云有文集三十卷宋史不載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之誄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贅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析物

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遣諸生
以禮聘召晞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為
太學助教致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翰
林學士楊億億攜以示同列大見歎賞自是知名四舉
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
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
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轉運使陳堯佐表其

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廪給久之特遷祕書省祕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詩賦殘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按東都事略作字仲顏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按東都事略作永康人家世為吏有隂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於李畋張逵年四十鄉人吏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禄不及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

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除太子中允致仕遷太常丞著周易指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優轉祠部員外郎晩年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卒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特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學行端飭動遵古禮里人敬之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中即罷舉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

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為國子直講皆辭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為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譴官司馬光言臣等毋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勵風俗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於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絶毋使節行之士為横辱所挫陶説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

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廪俸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祖有餘則推以濟貧乏以壽終

孫佯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禄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吕公着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

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卒初侔與王安石曾鞏友善安石為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詔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毎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

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寧時定戶役詔易家如七品恩得減半亦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兖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召試學士院為明州録事參軍以毋思鄉求致仕敕過門下知封駮司吴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薦從兖州録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薦為國子直講韓王宫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

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佐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入諳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興

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
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
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
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毋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
出北門見日暮風塵中冠蓋往來不已慨然有感即日
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祖無
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
職方員外郎卒庶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

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弟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事之如父母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咸以逸民薦賜粟帛累命為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詧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不以撓其心里人況百禄從叩太玄詧為解述大旨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

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若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辛子禩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郭南之崑山為人温温有禮議論不茍濳於勢利不以貪之撓其懐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求進之心嘗知尊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

其之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熈寧
初發書劒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
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
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
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
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
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若貧未能忘禄養
又從趙抃於青州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

常皆有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卒孫倅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贑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以其不娶戲以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為國子録再轉博士以直祕閣歸卒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時孝甫年八十餘矣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悞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所著有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

卷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令轉運使以輕緡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耕者無幾方歲儉饑羌人數擾不可復因之以求利轉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謟諛姦佞之人屛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四方之視傚俗宜敦厚而浮侈是尚公卿大

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相先顧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

則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
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日與交友為經史琴
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
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
鎮亦稱其學富而行篤云
吴瑛字徳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
太廟齋郎累遷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上書請致仕公
卿大夫知之者相與挽留之不聽皆歎服以為不可及

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益勸之飲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毋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為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卒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

之官閉户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元祐時大臣復薦之起教授穎州辭不就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論薦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修於家忠信行於友蹈中守常為當時名流所慕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郎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

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曰吾厭喧煩處閑曠遯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養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

處異趣子勉之裕曰敢問舍何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返鼓枻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轸往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轸問何以不出門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

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畒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韻閑曠言詞精簡盖有道之士也問其

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閒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

順昌山人者不知姓名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子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

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擔鉏揖客人物不類農

家子翁進豆羹享客遂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闗外鬻果失稅為闗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

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原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㩜其衣使退曰兒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一至五百七十三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一

隱逸傳

宋三

徐中行 庭筠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於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衣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卒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晚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

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去之黄巖盡燬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没録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子三人庭筠其季也幼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居喪毁甚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

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閗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黄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祠冗録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為主居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閗人片善記其

姓名遇飢凍者推食解衣不靳𦂳屋以居未嘗戚戚尤

衰為守聞其名遣書禮之後以壽終鄉人以其父子俱

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閒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

墓下題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

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

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閒至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曲

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

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荊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貳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草屩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者溉園之隙閑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叅物色之人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屛騎從吏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翁曰二客何從来邪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纎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黙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

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
翁曰此恐渠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
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深自咎歎二
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書
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師漕復命浚拊几歎曰
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
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
弗早予罪曷鍼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家南平世傳象數之學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往見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嘗游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

人偶與隣餽之衣食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
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復歸蜀愛青城之勝
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
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
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初程頤之父珦
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
冊就視之則易也欲致詰而治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
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

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頥頥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悪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治箴叟賣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頴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避

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逹之金主又鏤版印圖散於偽齊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於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吕頥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於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禄帝不許忠民以誥寘櫝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少

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帝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

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吕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帝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横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

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

胡憲字原仲建之崇安人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

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按宋名臣言行録云憲嘗纂論語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史傳不載　析彦質范沖朱震劉子羽吕祉吕本中共以其行義聞於朝帝特召之憲辭毋老及彦質入西府又言於帝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欲出太守

魏矼遣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為己之學聞者始笑之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七年不從官以毋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権鹽急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

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侵此非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没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

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紹興三十二年卒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自有傳雍傳其父易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於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録繳進於時雍年八十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

大易粹言行於世其述雍之說曰伏羲氏之畫得於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於人而明人羲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也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為二義亦可矣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

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坤之六五以柔居尊善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徳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

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

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顔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旨則曰臣客劉愚為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帝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每為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為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寛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

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廪數千石以備飢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為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頹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妻徐氏在家時其毋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懐白金歸徐怒曰我以

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告以束脩得也乃已子克凡

凡

魏揆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素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於兵家所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牓以艮齋稱閩帥汪

應辰建守陳正同薦於朝時相忌之不果召乾道中詔
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力
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挍之招之甚力乃以布
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帝以修德業正人心養
士氣為恢復之本帝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録
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挍之既就職日進諸
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挍之請廢王
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於祀典不報復言太

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在道挨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救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罷為台州教授方挨之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挨之去乃敢入挨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主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居家重禮法從父有客於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

建俗生子多不舉爲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於官請
督不葬其親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後者掩之每遇歲
飢爲粥以食餓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
取之以納於倉部使者素敬挨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民
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挨之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
後進以禮來者有寸長必推挽成就至或訾其近名則
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絶矣病革以書召
朱熹至委以後事而卒後帝思其直諒將召用之大臣

言已死乃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與栻之同乾道中熹被召將行聞栻之去國乃止

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孝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

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民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决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僕行年五十二矣古

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
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
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
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在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一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二

隱逸傳

金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純孝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子可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見其文大爲稱賞宣和五年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四年按金史作天會六年斡里雅布破真定試境内進士考太宗本紀天會四年九月宗望取天威軍克真定又考大金國志天會四年冬十月斡里雅布克真定劉彥宗勸試士取七十二人九月十月雖不同俱在四年無疑也今據改斡里雅布破真定按籍拘試境内進士承亮匿不出嚴令押赴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毁承亮詰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長揖而出劉爲動

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狀元許必仕為郎官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闇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誼薦之槀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後卒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家居教授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為辦資裝嫁之北鄰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蠶食室壞之使喪南出遂得葬焉鄉人化之大定二十四年卒

趙質字景道遼相恩溫裔隱居燕城南章宗春蒐過其地聞絃誦聲幸齋舍見壁間題詩諷詠久之召至行殿授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帝益奇之賜田千畒復之終身

泰和二年卒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

為一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元兵皆在秦鞏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後果如所料云尋卒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科舉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篇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

人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後卒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陽西山課童子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為其父書就純孝取物者繼先年已老狀貌如少

者客不知以為純孝與之書即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繼先不見親鄰皆勸之繼先曰凡今時政未必皆善舉劾未必盡公一與往來將謂自我發之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類此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以居後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與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

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為人年三十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為張古人後客嵩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為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取道拾斧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獨不畏張古人知耶天興間挈家避兵少室山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絶澗偕死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為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人以法律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為非義也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子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槀氏貞祐兵亂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槀氏疎族立為後可乃置酒會鄉鄰語姑曰往時遺金以槀氏無子故暫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槀氏物非姑

物也因舁金歸之未幾元兵駐山陽聞可名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生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死生皆有命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無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讀書至書伊訓詩河廣若有所省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

已志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厠也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

其志趣如此雅負髙氣不能從俗俯仰正大末没洛下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嘗隸籍大

病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落魄嗜酒宿土室中夏

月或尸臟在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散漫碎

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古文竒字字畫

峭勁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説

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瑴輿

之遊最狎壬辰兵亂為順天將領所得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予可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三

隱逸傳

元

杜瑛　危復之　杜本張樞

孫轍吳定翁　何中　武恪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傳瑛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

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紐赫珪開府於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

之時平章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為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畧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今天子神聖俊乂輻輳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為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

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天歷中追封魏郡公謚文獻所著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皇極引用各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星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按元史此下有張特立傳考特立已見于金循吏傳中通例不應複出今以隱居賜號等事附識于後此從删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為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儒學

官不就後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紫霞山中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呼哩本得其所上救荒策奇之及入為御史大夫力薦於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按武夷山志云結思學齋懷友軒為終隱計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托克托以隱士薦詔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致書

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蹐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工篆隸著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為清碧先生十年卒按輟耕錄云本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外番書及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浙省平章庫庫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嗎喀字為首本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悦服之　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金華人亦屢徵不起

幼聰慧外家潘氏畜書數萬卷盡取讀之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世教尤長於紀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爲續後漢書以正陳壽之失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讀詔取其書寘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前後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修遼金宋三史右丞相托克托辟桓本府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召桓俾以討論復避不就使者

強之行至杭州固辭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敝帚編若干卷（按名賢錄云樞以宋末伏節諸人多史氏所不載乃詢諸故老作宋季逸事一書謹附識）八年卒

孫轍字履常臨川人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辭氣溫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

轍一人轍善為文章吳澄嘗敘其集以為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元統二年卒同郡吳定翁字仲容幼歲儼如成人清脩文雅與轍齊名而尤善為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疎澹可比盧摯（按書史會要云盧摯字處道涿郡人元初稱能詩者以摯為首官翰林學士有疎齋集亦善書謹附識）辟薦相望終身不為動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

何中字大虛樂安人少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閎深該博至順二年江西平章全岳柱聘

為龍興郡學師明年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按何中自序藁尚有通書問叶韻補疑六書綱領各一卷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學江南吳澄為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為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陜西恪諫曰太子此行於國為君命於家為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

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為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為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台哈布哈舉為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起近臣又薦為授經郎恪遂陽為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為本恪曰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四至九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総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四

宦者傳

臣等謹案宦寺之禍唐與東漢覆轍相踵至召外兵以誅鋤之國隨以亡唐末令天下悉誅宦者方鎮往往藏匿給事後唐莊宗復令訪求送京師得數百人讒諂反側卒至階禍宋初待宦者甚嚴掖庭給使不過五十人民間有私閹童孺者論死然

恩澤蔭任與士大夫等且走馬承宣鈐轄都監等使參預軍政童貫梁師成之禍蓋有所自來遼金閹人干政者少元初授李邦寧以尚書學士諸官誠為敝政至保布哈之用事與宰臣相為表裏亂是用長其禍烈焉兹並依鄭志體例統為宦者類傳云

唐一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駱奉先 魚朝恩 竇文場 霍仙鳴

劉貞亮 吐突承璀 馬存亮 嚴遵美

仇士良 楊復光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内侍省從玄宗討内難擢左舊書作右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楊叔鸞叛舊書作安南首領楊元戎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詔思勗討之思勗至嶺表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

大都護光楚客縣馬援故道出其不意賊遂大敗斬叔鸞封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復詔思勗往討執行章按唐書本傳稱執行章而不言殺玄宗本紀則書行章復誅通鑑又云教行章爲洵水府別駕所載互異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轉國大將軍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斬支黨皆盡十六年瀧州蠻陳行範僭號與廣州獠何游魯馮璘按玄宗本紀作馮仁智與本傳異據嶺表陷四十餘城詔思勗

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手十萬進討斬游魯璘於陣
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擒斬之阬其黨六萬
獲馬金銀鉅萬二十八年卒思勗性嚴酷將士白事者
莫敢仰視以是能立功然殘忍好殺所得俘必剥面礬
腦褫髮皮以示人蠻人憚之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歴初入宮武后以其强悟敕給
事左右緣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
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既壯謹密善傳詔令為宮

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啟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預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時宇文融李林甫葢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以取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勝計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氏相失後嶺南節度

使得之瀧州迎還帝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經受弔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有美色力士娶之玄晤擢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相望不絶累加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所不逮從幸成都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

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五百户上皇徙西内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寶應元年赦還至朗州知上皇厭代北向號哭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嘔血而卒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力士乘間言曰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是其言儲位遂

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恭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葢謂禄山也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禄山反力士善揣事勢雖親昵當覆敗不肯為救故生平無大過而議者為宇文融以來

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廏小兒貌儜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廏中簿籍王鉷為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入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麾從軍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信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任以心腹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迎合人主外

謹寮而內深賊不啖葷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廄五坊宫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宫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户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以請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秋毫過無不伺知輒即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斷因稱制敕未始上聞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

至不敢斥其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為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宫左右高力士等以輔國素微賤雖暴貴不為禮輔國怨之欲立竒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徘徊觀覽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劍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持盈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名郭

英乂王銑等欲沓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於陛下㑹帝疾輔國即矯詔移太上皇居西内俄而流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力士等皆坐竄輔國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百騎前驅御府送酒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㑹既得志驕恣日甚求為宰相帝以未允朝望不許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顓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名太子將誅輔

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名越王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内不能平而憚其握兵陽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廄羣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

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懼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陵郡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入謝憤咽而言曰按新舊書本傳俱作輔國欲入謝而閽者不納攷通鑑作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據下文老奴死罪及帝優辭諭遣等句應是入對非告閽者語兹從通鑑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盜夜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内侍省遷内射生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挾太子誅越王並其黨代宗即位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擿其小吏韓穎等罪貶冕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請屬不應因誣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憂甚自殺恐李光

弼敷騏蘖之瑱等上將晁光弼元勳旣被誅斥方帥係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宼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奔命者敵扣便橋帝倉皇出居於陝賊陷京師府庫蕩盡於是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請誅元振以謝天下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詔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舊書作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

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
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
先軍容使掌畿内兵權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乃城鄠以
奉先為使悉毁縣外廬舍無尺椽畧封江國公監鳳翔
軍大歷末卒

魚朝恩瀘州人天寶末給事黄門内陰黠善宣納詔令
至德中常監軍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
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按師必立帥乃有所專稟而克有成功列鎮威在無所統攝敗

之道也郭李元勳勢難相制當令子儀光弼分道進取豈可不立元帥反以寺人韋制其間耶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謂肅宗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輿尸夫律理固不爽誠千古正論也恭錄識之　以功加左監門衛將軍史思明攻洛陽朝恩常統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

領神策軍賞賜無算朝恩恃功益無所憚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朝恩嫉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為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共毀子儀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以避寇有近臣折之曰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自謂才兼文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廄使封鄭國

公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必折其坐人雖元載强辯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㸃衎以動造又謀易執政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測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奏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

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久之徙封韓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為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録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不一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悦養息令徽者尚幼為内給使服緑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乞金紫帝不荅有司已奉紫

服於前令㣲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陜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輿語悉為帝知希暹覺帝指寖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潜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郭子儀寖白朝恩崈結周智光為外應久領内兵不早圖變且大載以溫接鎮鳳翔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至帝責其

異圖朝恩自辯言頗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户六百内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

按魚朝恩凶悖自當明正典刑且以國家全力何難誅一宦豎乃代宗與元載密布方畧儼如敵國而又還尸賜錢不敢顯斥其罪法紀何在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責代宗庸懦無能洵為千古定論恭録識之

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

賈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宫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

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士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禁軍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志貞遂以文場主左右軍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貞元十二年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護軍自此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

解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内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累擢驃騎大將軍以年老致仕卒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官父姓改焉性忠正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風疾不能視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

劉禹錫韓日華等裁定然後下中書施行故叔文權震天下遂欲奪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每與叔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力與之爭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識者美其忠累遷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黄門直東宫察察有才憲宗立累遷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内侍宋惟澄曹進玉為館驛使自河南陜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内常侍劉國珍馬朝江舊書作馬江朝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吕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

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師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舊書作招撫處置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無遠畧踰年無功間遣人説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請斬之以謝天下帝不得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十萬緡求方鎮事發賜死跡絓承璀乃出監淮南軍時帝於承璀殊厚以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遣之帝後欲還承璀為罷

絳宰相名為内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照太子薨
承璀請立澧王不從穆宗即位銜其不佑己誅禁中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
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敬宗初染坊
供人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善元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
御食我今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信之韶每輸
染材入宫衛士不呵也乃陰結染工百餘人匿兵紫草
車中載入右銀臺門伺夜為變有詰其重載者韶為謀

覺殺其八即揮兵大呼趨禁庭時帝擊毬清思殿聞變狼狽幸左神策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元明偶食且曰如占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元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

然至者十不一二賜存亮實封户二百其他論功賞有差時存亮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内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建事德宗更六朝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宫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内樞密使遵美嘗為左軍容使歎曰

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要吏供餉暴甚冦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擢為左神

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縛王涯舒元輿令自承反示牒於朝於時莫能辨其情士良因縱兵捕之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特進加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有風岸士良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

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又言大臣如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横尸闕下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内臣欲面陳恐横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寃不伸而生者荷禄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訾謂

周墀曰周赧漢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不及遠矣因泣下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頴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户三百餞而珏嗣服罷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内實嫌之陽示

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屢請老詔可尋卒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使悦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

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警怖誓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良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乃送慎由出戒毋泄慎由記其事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内常侍楊玄价家

頗以節諠自奮有謀畧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
度使曽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詔討使宋威擊仙芝於
江西復光為排陣使遣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
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誅仙芝故仙芝怨復
引兵叛後天子寤威罔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賊
將徐唐莒王鐸代威為招討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
遇賊右衛京師陷忠武節度周岌受偽命嘗夜宴召復
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

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
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曰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
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
合而陰離之故名公計因持杯為盟復光即遣假子守
亮斬賊使於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
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其將王淑以兵萬人從復光定
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為八以鹿晏弘
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攻南陽賊將

朱温何勤逆戰大敗之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毋喪班師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温守同州復光遣使鐫諭温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比數名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若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

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

觀軍容使謚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

哭其後平賊立功者多其麾下諸假子為將帥者數十

人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四